



橘洲



责编/任波 美编/王斌 校读/李乐

找寻长沙精神之脉

范亚湘

山水洲城的长沙有故事，更有其独特的精神特质

“‘长瀨湍流，溯江潭兮。’浩浩沅湘，分流汨兮。’屈原是喜欢水的，似有恋水的情结。他沿着水流放逐，于摇荡的江水中，内心涌动；于舒缓的水畔，踽踽独行而沉沉吟之，感怀而发，笔下的水姿莫不恣意陆离。”（《湘水有意化作泪》）

一个民族有其民族精神，一座城市也有其独特的精神特质。

屈原曾经行吟的长沙被称为山水洲城，不仅有岳麓山、湘江、橘子洲和城市的美景，更在于有其自然与人文和谐相融而形成的精神气质。漫步在满是人间烟火气的大街小巷，仿若游走于一幅生动的画卷之中，那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和人物串起了长沙的历史，形成了长沙人的集体记忆，也塑造了长沙人的

在与读者情感共鸣的同时，达到文化认同

“那天，夕阳余晖，如诗如画，岳麓山上的层林被映照得如火焰般殷红，王先谦孤立在岳麓书院前，深情地回望了一眼曾经出没近10年的书院大门，倔强地将头上的辫子向后一甩，步履蹒跚地没入市井之中……”（《山长，山长》）

岳麓书院最后一任山长王先谦的“倔强”，何不是长沙人的精神坚守？

为将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长沙晚报》于2023年11月13日起在“橘洲”副刊开设《文脉长沙》专栏，力求推出一批与长沙相关的著名人物和风物的文化散文。《文脉长沙》第一卷《大地苍茫》和第二卷《潇湘无限》共收录了专栏刊发的46篇作品，洋洋洒洒，全书约45万字。

《文脉长沙》定位是“文脉”“长沙”和“历史文化散文”。既然是文脉，就需要经过时间沉淀，其第一卷和第二卷主要是写清朝及清朝以前时期，民国和新时期基本上涉猎不多。历史上的长沙管辖范围很广，基本上就是湖湘，因此不仅仅是局限于长沙。既然是历史文

一部洋溢着情怀的作品，长沙人又怎么会不爱读

“我曾有幸在原学院街道工作过，对这一片老街区十分熟稔。时常，我在街巷里走门串户，与居民嘘寒问暖，有时也会利用工作的间隙，寻访屈子祠、登瀛桥、学院衙门等历史遗存，品味遐龄井、白鹤井、泉嘶井等古井清泉，尝一尝臭豆腐、辣干子、梅菜饼等风味小吃，看一看沿街的商品酒旗，把玩一番地摊上的陈器旧物……三朝七夕，自然混了个脸熟，我成了这里的街坊，走过路过，必能赚得一杯茶喝，也会引发无限的遐思。”（《文脉千年文庙坪》）

这是一位长沙人对长沙的情怀表达，也是一位《长沙晚报》人对长沙的挚爱。

从2023年11月13日至今，几乎每周都能通过《长沙晚报》橘洲副刊读到整版的《文脉长沙》专栏（2024年固定在周一或周二刊出，共刊发51期），看到长沙历史上一张张鲜活的面孔和一场场精彩的面面，不但引起了读者的高度“共情”，也引起了文学界、新闻界的高度“共鸣”。几乎每一篇8000字左右的《文脉长

名家推荐

《文脉长沙》定位“文脉”“长沙”的“历史文化散文”，通过对长沙历史文化人物和风物的深刻寻觅诠释，观照历史和现实，以启人更深思考的智慧眼光，从审美的高度实现了对长沙历史文化书写的新超越。用精彩的文字，诗意般地描绘出长沙文化新气象。

谭仲池（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省文联原主席）

《文脉长沙》写人物则知人论世，探赜索隐，写风物则征实有据、深入现场，同时精写故事，重写情怀，注重时空转换，追求形境之美、情境之美、理境之美；雄文劲采、痛快淋漓、气韵流畅、想象瑰丽，在与读者情感共鸣的同时，达到文化认同。

汤素兰（湖南省作协主席）

长沙是湖湘学派的集散地，需要一部《文脉长沙》来观照曾在长沙留下踪迹的历史文化人物及曾历经长沙历史岁月的风物，通过对文化人格的深刻寻绎，对风物承载的历史及现实意义

谢宗玉（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文脉长沙》对文稿精雕细琢、求思求变，拓展了作品的深度和广度，让广大读者跟随文字描绘的场景，感受长沙文明的脉动。每篇作品都从现实场景切入，深挖本地元素，以小故事折射大时代、小人物见证大变迁，让读者从文化角度感受身边变化，使高大上的主题瞬间贴近普通百姓，贴近年轻读者，充分展现了长沙文化特质。

王开林（湖南省作协原副主席）

文化之光昭示城市未来

洪孟春

《湘川记》曰：“长沙之名始于洪荒之世。”“洪荒之世”或许有些夸张，但长沙的悠久、古老、可见一斑。

何况，天上还有一颗长沙星。“轸宿四珠不等方，长沙一黑中间藏。”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长沙星每时每刻都在散发着光芒，煜耀着这片大地。

从“古道圣土”到“屈贾之乡”，从“潇湘洙泗”到“道南正脉”，长沙文脉悠悠，如同湘江北去。

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年）冬天，定居长沙的词人姜夔，写下一阕脍炙人口的《小重山令·赋潭州红梅》：“春幽事有谁知？东风冷，香远茜裙归。”

800多年过去，姜夔当年所描述的红梅依然在长沙的冬日里绽放，这或许就是历史文化的魅力所在，不管过去多么久远，总能让今人追怀、遥想。

文化是丰富的，但亦可细分，大体来说，长沙历史文化可以分成器物文化和观念文化层面，它们组成相互依存、逐步深化的复杂结构。长沙历史文化在这两个层面上都留下了非常丰富的遗产。论器物，则四羊方尊之繁富，素纱襌衣之绝伦，可谓极造物之精工；长沙窑玄黄错彩，椰纹枣饰，开釉下五彩之先；浏阳烟花斑斓炫目，流光溢彩，逐凌云绽放之梦。论观念，则屈贾行吟，文章经国，忧乐精神，奠定潇湘风骨；朱张会讲，学达性天，经世致用，重塑湘学传统。特别是近现代湖南人才蔚起，极一时之盛，从挽狂澜于既倒，到敢教日月换新天，从新民学会发建党先声，到岳麓书院成为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策源地，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一大批人才，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

2024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湖南考察，指出悠久的历史、厚重的革命文化、活跃的现代文化是湖南增强文化软实力的丰富资源和深厚基础。深入学习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长沙历史文化进行系统性梳理，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时代价值。长沙晚报推出“文

长沙不老，文脉流长

——《文脉长沙》的写读和解构

关晖

一条湘江水在无声中流动，一座岳麓山在静立中灵动，一个橘子洲在诗词里浮动，所有的动感与无声，都是浸润在长沙时光里最深情的表达。

在长沙街头川流不息的人群中跋涉，在巷闾里反复丈量一种俚语的回声，探触湘江水在诗歌中和现实里的温差，甚至跟一升勒痕久久对视，但是，我却一直找不到打开长沙的钥匙，一直无法确定湖湘文化河流的宽度和来龙去脉。

直到看见一支秦镞破空而至，闪着冷光的箭头带着锐啸没入长沙长满青苔的砖缝中。兼葭做成的箭杆、雉翎做成的箭尾用瞬间的颤抖传递一座城市古老的疼痛。

直到听见一叶扁舟逆流而来，欸乃声载着充满湘韵的古楚音从湘江登岸，汇聚成如今天心阁的灯、湘水上翔集的鸬鹭、药王街鼎沸的人流和开福寺浑厚的钟声。

直到味觉与嗅觉传来遥远的味道：“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两千多年后，这股“香气”仍在橘子洲头袭人。

“焰红湘浦口，烟洞洞庭云。”一千年之后，铜官窑冲天的烟火似乎还弥漫在长沙上空。

但是，仅仅有这些视觉、听觉与味觉传来的动感绝对不够，还必须用指尖倾听走马楼吴简的笔画里，秧苗在三国时期长沙汉口的屯田中拔节；听马王堆帛书里长沙王埋藏的叹息；听屈贾隔着时空在长沙的交谈；听杜甫吟咏唐朝长沙的秋风；听辛弃疾用宋词装点后的长沙；听岳麓书院里“朱张会讲”论最深的道，以及泥土里那么多南来北往迁客骚人的放歌和平凡如我之辈的不可复制的喜悦哀乐。

“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无数令人怦然心动的人物与风物堆积在无声的时光长河，动感是长沙，无声也是长沙。动感与无声串缀起来，就是打开长沙的钥匙，就是今天摆在书架上刚刚出版的《文脉长沙》第一、二卷。

用文字之刀雕刻的《文脉长沙》。我看见，在散文具象化的语言特质的雕琢中，曾经扁平在《过秦论》《鵬鸟赋》里的贾谊开始丰满起来；站在定王台上遥望，早已模糊的汉宫秋月也变得无比皎洁，彻照长沙王刘发的脸庞清晰可见。

用文字之光温润的《文脉长沙》。散文是温

